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二十七章·知其雄章】		
【無割論】：		先論護守男女、淨者垢者、白者黑者，以作其溪谷典範，使德不離、豐足、無差，而純真、純樸、無窮；結論質樸之道靈，可建無割之大制。
第二十七章 第一句	知其雄，	我們要「『知守』其雄雌」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以及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。分開來就是說，我們要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二句	守其雌 ¹ ，	我們也「護持守護、關心了解」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三句	為 ² 天下 ³ 谿 ⁴ ；	因為世間所有的「男人」和「女人」，雖然「性別」不同，卻都同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生所養，所以都是「平等無差別」的；因此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兼容兼養」全世界人類的「遼闊谷地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四句	為天下谿，	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兼容兼養」全世界人類的「遼闊谷地」，

¹ 知其雄，守其雌：知守其雄雌也，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以及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也。「知」是「主」，「守」也是「主」；「主」就是「守」的意思，所以「知」和「守」同義，兩者都有「主守」的意思；凡是「主守」人民的人，一定要關心了解人民，這個關心了解就是「知」；現代人說：「你不了解我！」就是你從沒關心我，所以不了解我。這個關心了解就是「知」。「知其雄，守其雌」中的「知」和「守」必需當成「知守」一詞來理解。請參考第十八章：「絕巧棄利。」知，主也，識也，引申為了解而主守，也就是關心了解而護守。守，主也，此「守」字因為與「知」並用成為「知守」而和「知」同義。《字彙》：「知，主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守，猶主也。」《廣雅釋詁三》：「主，守也。」其：彼也，指「雄、雌」。雄，牡也，雄性動物也，這裡是指男人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凡雄性動物皆曰雄。」雌，牝也，雌性動物也，這裡是指女人。《廣韻》：「雌，牝也。」

² 為：成為也，作為也。

³ 天下：世界也，世界人類也。

⁴ 谿：水流注入河川就是谿。谿與溪通。谿就是溪流，《老子道德經》的谿和谷近義，也可以說是同義。谿是指可以居住的「溪谷地、溪谷地形、溪谷平原」，而不是指狹窄不能住人的溪澗。谿和谷的「谷地、河谷地形、河谷平原」其實是近似的谷地，世界上有很多谷地都是早期文明的起源之地，也擁有大量的人口。老子講的谿和谷，就是這種文明起源的谿谷，而不是指水溪流本身或山谷本身，所以，《老子道德經》的「谿、谷」是象徵著可以兼容兼養人類的遼闊谷地，谷地的地形，也象徵可以容物的空間。《文選·左思·蜀都賦》：「含谿懷谷。」注：「劉曰：水注川曰谿，注壑曰谷。」請參考第六章：「谷，神，不死。」的註解。

第二十七章 第五句	恆德不離 ⁵ ；	由於我們「不差別偏待」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，也「不差別偏待」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圓全一體」而「沒有分割、不有差別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六句	恆德不離，	由於我們「不差別偏待」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，也「不差別偏待」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圓全一體」而「沒有分割、不有差別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七句	復歸嬰兒 ⁶ 。	這樣那「雄動強壯的男人」，以及那「雌靜柔弱的女人」，才能全都受到那「圓全一體」

⁵恆德不離：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是不可分割的，意思是說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是不可分割的，所以我們既然信奉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獲得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我們本身也不會分割成為表裡不一的兩面人，也不會把人分割成男女，而有不公平的差別待遇。聖師老子這個思想，後來被子思所取用，而寫出了《中庸》：「道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...。」的觀念，而帶入了儒家。恆：質也，純粹也。不離：圓全一體而「沒有分割、不有差別」也。離：分也，別也、割也。《列子·仲尼》：「形名離也。」注：「離，猶分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離，一曰：別也。」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離肺。」注：「離，割也。」

⁶復歸嬰兒：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而回到小嬰兒一般，純真和諧、光明吉祥也。復，復命歸根也，「復命歸根」在道家就是「復本還元」的工作。「復歸」是老子神學中，很重要的「洗淨、淨化」工作。這個「洗淨、淨化」工作，一定要用聖潔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來洗，而不能靠自己修煉打坐來洗，因為人自己的身心，都是善惡兼容，能為善也能為惡，所以人的身心裡面，根本沒有完全純淨的東西可以洗自己，人用自己身心裡面那善惡兼容的東西來洗自己，等於是用濁水洗髒衣服，只會越洗越髒，所以人「洗淨、淨化」的洗，一定要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聖潔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來洗。道家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工作，能夠讓人返回到「樸(純淨質樸、聖潔無瑕)」的「道性」，而讓我們身上「元靈」的「道性」逐步顯現出來，而不被身心的污染所遮蔽。所以「洗淨、淨化」的工作越徹底，「道性，道性生命」就顯現越多，而這個人所能獲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就會越多，這個人也會越有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能力。所以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在「洗淨、淨化」工作中，當下同時完成兩件事，一、「洗淨、淨化」人的身心，讓人身上駐守的「元靈」的「道性」顯現出來。二、當人身上的「元靈」的「道性」顯現出來之時，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當下就透過具「道性」的「元靈」，依此時「道性」所顯現而形成的器量大小，貫注於人的身上。人也因此能夠具有某種器量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而展現出外在的「良能之善」。事實上「元靈」也是來自於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是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在我們活著時，常駐在我們身上的「生命靈子」，所以人身上本來就有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這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在人身上，最顯著的就是「元靈」這個「生命靈子」。人身上因為有了「元靈」這個「生命靈子」，所以人本來就能順理成章地接受更多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一般人之所以接受不到更多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就是因為「身心」的作用過強，以致於遮蔽甚至棄置了「元靈」這個「生命靈子」，所以才會接受不到更多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。所以當人祈禱「道、泛生神」用祂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來洗淨我們時，也等於就是在降低甚至排除「身心」的作用，這個降低甚至排除「身心」的工作，和「至虛守靜」的工作也是一體的，因為「至虛守靜」到「表正」之時，其實就是已經走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上了，這也是為人什「祈求」的力量，甚至會大於「至虛守靜」的力量，而能夠到達「求以得，有罪以免」的除罪原因。有關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的議題，請參考第十六章：「各復歸於其根，曰：淨。」的相關註解。第五十七章，聖師老子對赤子的形容有「平安、純靈、和諧、守常、光明、強健、吉祥」等七大生命

		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，而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，返回到那身心沒有受到污染的「小嬰兒」一般，全都「純真和諧、光明吉祥」。
第二十七章 第八句	知其白，	我們要「『知守』其白辱」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和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。分開來就是說，我們要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九句	守其辱 ⁷ ，	我們也要「護持守護、關心了解」那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十句	為天下谷 ⁸ ；	因為世間所有的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和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，雖然「淨垢」不同，卻都同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生所養，所以都是「平等無差別」的；因此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並聚並養」全世界人類的「遼闊谷地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十一句	為天下谷，	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並聚並養」全世界人類的「遼闊谷地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十二句	恆德乃足 ⁹ ；	由於我們「不離棄」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也「不離棄」那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完滿豐足」而「沒有欠缺、不有漏失」；

力，赤子就是皮膚紅潤的小嬰兒，這裡譯嬰兒為「純真和諧、光明吉祥」是概述。

⁷ 知其白，守其辱：知守其白辱也，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和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也。白，清白潔淨者也，指不受邪知污染而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他們。辱，蒙塵者也，指受邪知污染而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。「無垢者」與「受垢者」雖淨垢不同，然而世間誰能無過，只要「受垢者」誠心放下邪知邪行，歸依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並且誠心接受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，並且誠心彌補自己的過失，而不是以虛偽換取同情寬恕，世人當然就應該接受他，並且寬容他。

⁸ 為天下谷：作為世界人類的「谷地、河谷平原」，來包容養納世人也。請參考本章前句「為天下谿」，以及第六章：「谷，神，不死。」的註解。

⁹ 乃足：才能完滿豐足也；意思是一定要「為天下谷」，人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才能完滿豐足，否則他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就會不足。乃，方也，才也。《經傳釋詞·六》：「乃，猶方也，裁也。」葉按：「裁，才也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裁，段借為才。」足，滿也，完滿豐足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足，滿也。」

第二十七章 第十三句	恆德乃足，	由於我們「不離棄」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也「不離棄」那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完滿豐足」而「沒有欠缺、不有漏失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十四句	復歸於 ¹⁰ 樸 ¹¹ 。	這樣那「清白潔淨」的「無垢者」，以及那「蒙塵羞辱」的「受垢者」，才能全都受到那「完滿豐足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，而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，返回到那「道、泛生神」所賜予的「純淨質樸、聖潔無瑕」。
第二十七章 第十五句	知其白，	我們要「『知守』其白黑」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以及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。分開來就是說，我們要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十六句	守其黑 ¹² ，	我們也「護持守護、關心了解」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十七句	為天下式 ¹³ ；	因為世間所有的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和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，雖然「族群」不同，卻都同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生所養，所以都是「平等無差別」的；因此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

¹⁰於：至也，到也。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於，至，到。」

¹¹樸：質也，純也，「純淨質樸、聖潔無瑕」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樸，木素也。」

¹²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：同時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以及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也。「白、黑」兩字，古來典籍所載約有三種解釋 1.色彩：白色與黑色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：「今夫盲者，目不能別晝夜，分黑白。」葉按：「黑白指色彩。」 2.品德好壞：善與惡；清與濁。《漢書·劉向傳》：「白黑不分，邪正雜糅。」此白黑指善惡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遞相賂賂，白黑粉然。」注：「師古曰：白黑調清濁也。」 3.賢愚是非：賢與愚，對與錯。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：「省羣議之是非，詳眾士之黑白。」注：「黑白，猶賢愚也。」葉按：「此黑白應與是非對而為黑白對錯，故黑白，對錯也。」由於本章要「關心了解、護持守護」的是「人」，加上前句知其白，守其辱的「無垢者」和「受垢者」，已經有論及品德，同樣賢愚是非也有涉及品德，所以本句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之「白黑」，應以作為「色彩」為最不重複，且有化解「種族色彩」之深義，且於文義極為通暢合宜，所以本句「白黑」，應是指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以及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。譬如《竹書紀年》：「后芬即位三年，九夷來御，曰吠夷、幹夷、方夷、黃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風夷、陽夷。」就說夏代帝芬即位三年的時候，有九夷來進奉。這九夷的「黃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」就是以顏色為名，這些色彩有可能只是選用的圖騰色，也可能是以膚色來為自己命名，但全都以色彩來畫分族群是不會錯的。同樣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「二曰川澤……其民黑而津。」黑而津，就是皮膚顏色深黑而油亮的民族。所以說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的「白、黑」兩字，譯為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與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，極符合當時國際社會的族群觀點，也應是聖師老子的本意。

¹³式：法也，引申為典範。式，法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式，法也。」

		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兼容並聚」全世界人類的「平等者之典範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十八句	為天下式，	我們「平等無差別」地，「平等公平」對待世人，因而願意成為「兼容並聚」全世界人類的「平等者之典範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十九句	恆德不忒 ¹⁴ ；	由於我們「不差異偏待」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，也「不差異偏待」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不偏不倚」而「沒有別異、不有偏差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句	恆德不忒，	由於我們「不差異偏待」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，也「不差異偏待」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；我們稟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灌注的純粹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於是能夠「不偏不倚」而「沒有別異、不有偏差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二一句	復歸於無極 ¹⁵ 。	這樣那「膚色比較白的人」，以及那「膚色比較黑的人」，才能全都受到那「不偏不倚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，而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，返回到「無限

¹⁴忒：差也，偏差也。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忒，差也。」《詩·大雅》：「昊天不忒。」釋文：「忒，差也。」

¹⁵無極：無限無量、無窮無盡也。無，沒有也。極，無窮也。無極只是一個形容詞，不是一個名詞，無極在古書上出現很多，無極的意思就是無限無量、無窮無盡，不是有什麼東西名叫無極。宋儒周敦頤模仿聖師老子《老子道德經》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的神學，寫了一篇《太極圖說》，內容開頭是：「無極(道)而太極(生一)。太極(一)動而生陽；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。靜極復動。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分陰分陽，兩儀(生二)立焉。陽變陰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(萬物)。五行一陰陽也，陰陽(二)一太極(一)也，太極(一)本無極(道)也。...」從上面括弧中可以看出，周敦頤把「道、泛生神」改成了「無極」這種無命無體的「理」，而編造出「理學」，「理學」的「無極」改自老子神學的「道」，「理學」的「太極」改自老子神學的「概念一」，「理學」的「兩儀」改自老子神學的「概念二」，「理學」的「陽變陰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」改自老子神學的「三生萬物」。周敦頤的「理」這種東西，根本沒有生命，也沒有實體，最後跟本不會生出有生命有實體的萬物來，所以「理學」不是聖師老子的泛神論神學，所以「理學」是外道的異端學說。周敦頤這種東西看上去像數學，卻又不是數學，因為數學的「一」，不會生出「水火木金土」；更無法讓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」，周敦頤的「理學」，只能說是一種「數術」，就是「數字」可以變出各種物質和生命來的「江湖之術」，用來搞算命迷信或當教授欺騙學生很有用，所以很多教授和算命的講《老子道德經》，開口就是：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！」他們這些人根本不敢講真的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就算講《老子道德經》也是一開口就：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！」把《老子道德經》全改成周敦頤的「理學」異端來講。所以我們如果看到有人講《老子道德經》，開口就是：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！」就可判定他是追隨周敦頤的無神論理學外道，是抵擋背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異端學說。「無極」兩字，在古文中極為常見，都是指無窮，而不是指道體，譬如：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極，至也，盡也，終也，窮也，終極也，邊極也，限極也。」《左氏·僖·二十四》：「女德無極，婦怨無終。」《莊子逍遙遊》：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」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「達乎無上，至乎無下，運乎無極，翔乎無形。」

		無量、無窮無盡」。
第二十七章 第二二句	樸 ¹⁶ 散 ¹⁷ 則為 ¹⁸ 器 ¹⁹ ，	我們在接受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洗淨、淨化」的時候，那「質樸無雜」的「道性」，也同時會將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從我們身上源源不斷「散發展開」，「道性」在我們的身心上，所顯現出來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分量，就是每一個人「品格」的「聖量」；所謂「聖量」就是每一個人的「品格」，秉承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「神聖份量」，或有多、或有少的「秉量」。
第二十七章 第二三句	聖人用 ²⁰ ，	「聽詔者」利用自己「品格」所秉承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的豐足「聖量」，
第二十七章 第二四句	則為官長 ²¹ ；	他就能夠成為「完成」那「利民的功業」，以及「達成」那「濟世的事業」的「領導者」；
第二十七章 第二五句	夫 ²² 大制 ²³ 無割 ²⁴ 。	而他為世界所建立的「大制度」，就不會「存在」任何「階級差異」，並且能夠「平等無差別」地關愛全世界人類，而絲毫沒有那「割裂世人、分裂世人」的「劃分偏待」。

¹⁶樸：「純淨質樸、聖潔無瑕」的「道性」也。這裡的「樸」雖未明指何物為「樸」，但道門在講「復本還元、復命歸根」，就是回到「純淨質樸、聖潔無瑕」的「道性」，「道性」也是「元靈」之性。見第十六章：「淨，是謂：復命。」註解。

¹⁷散：散發展開也，散布展開也。《廣雅釋詁三》：「散，布也。」

¹⁸則為：就成為也。

¹⁹器：器量也，引申為「品格」的「聖量」也。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管仲之器小哉。」集解：「何晏曰：言其器量小也。」

²⁰用：應用也，利用也。

²¹官長：長官也，主官也，引申為領導者也。官長是古語，現在聽起來有政治味，聖人有從政作官者，也有不從政不作官者。所以這裡的官長，是指完成利民的功業，以及達成濟世的事業的領導人，不是官指軍官或政府官僚。

²²夫：發語詞。

²³大制：大法度也，大制度也。如今日一國的憲法規範的整個系統，或國際法規範的整個系統，都是大制。制，法度也。《正字通》：「制，先王成法曰制。」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必告之以其制。」注：「制，法度也。」

²⁴無割：沒有割裂、分裂世人的制度。這章聖師老子講的很清楚，像性別歧視、階級制度、奴隸制度、封建治度、虐待囚犯、種族歧視等，這些不公平的制度，都是悖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割裂制度。割，裂也，分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割，裂也。」《戰國策·齊策》：「天下為秦相割。」注：「割，分也。」